

理想国

imaginist

理想国

倪慧如 邹宁远 著

#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

(1936—1939)



那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

它呼风唤雨，

曾经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

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

让加缪的心口淌血，

让全世界四万多个男女老少志愿去西班牙……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

倪慧如 邹宁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The Call of Spain*

*The Chinese Volunteer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By Nancy Tsou and Len Tsou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倪慧如，邹宁远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5495-3629-0

I . ①当… II . ①倪… ②邹… III . ①人物-列传-中国-近代 ②西班牙内战-史料

IV . ①K825.2 ②K55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781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7 字数：350千字 图片：97幅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写在记忆的荒漠上 / 刘禾 .....	1
简体版自序 .....	9
前言 .....	11
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 .....	33
<b>第一部 寻找历史的春天 .....</b>	<b>39</b>
<b>第二部 英雄的故事 .....</b>	<b>155</b>
(一) 中国志愿军 .....	157
谢唯进 (林济时) .....	157
张瑞书和刘景田 .....	206
张纪 .....	223
陈文饶 .....	240
陈阿根 .....	247
李丰宁 .....	256
张树生 .....	261

阎家治 .....	265
杨春荣 .....	268
张长官 .....	270
刘华封 .....	272
(二) 亚洲志愿军 .....	274
华裔印尼籍人——毕道文 .....	274
其他亚洲志愿军 .....	320
(三) 参加西班牙内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外籍医生与护士 .....	326
迪尔哈根之歌——德国的白乐夫医生 .....	326
索非亚的中国情——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医生 .....	346
简介与名单 .....	355
<b>第三部 咏叹的诗文 .....</b>	<b>373</b>
欢送演说辞 /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	375
《自由西班牙》序言 / 阿尔贝·加缪 .....	378
国际军团到马德里来了 / 聂鲁达 .....	381
明天的种子 / 朗斯顿·休斯 .....	384
诗 / 约翰·康福德 .....	386
生之意志 / 斯蒂芬·斯彭德 .....	388
献给在西班牙阵亡的美国人 / 海明威 .....	391
但是林肯兵团那些志愿军是怎么回事? / 约翰·塞尔斯 .....	393

林肯兵团：对美国历史一点批评 / 纳瓦罗 .....	395
《保卫马德里》歌曲 / 麦新词、吕骥曲 .....	401
在回忆中重温往事 / 乔治·奥威尔 .....	402
橄榄桂冠的召唤 .....	407
后记 .....	415

## 写在记忆的荒漠上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序

刘禾

纽约第六大道上的国际摄影中心，地处曼哈顿腹地，与时代广场为邻。不久前，这里举办了一次引起巨大反响的展览，叫做“来自墨西哥的手提箱——卡帕在西班牙内战的摄影负片重现人间”。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是举世闻名的匈牙利摄影师，他的名字与西班牙内战、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以及马格南摄影通讯社（Magnum Photos）密不可分，尤其是他在1936—1937年期间拍摄的那些战地影像，曾为纪实摄影谱写了一曲不可磨灭的篇章。为了配合这个展览，2011年春，国际摄影中心策展人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题为“中国与西班牙1936—1939：罗伯特·卡帕与全球人民阵线”。会议的前一天下午，菲利普斯为与会者安排了一次特别活动，他把我们带入国际摄影中心的大楼，让大家参观档案室内部的卡帕摄影收藏。

那天下午，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倒不是卡帕在西班牙拍摄的那些原版照片和底片，而是摄影中心档案室里保存的另一批摄影作品。我由此了解到，卡帕离开西班牙之后，他随同伊文思（Joris Ivens）的摄影小组辗转来到中国。当时的南京已经沦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卡帕虽人在武汉，但心中想的是去延安，可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他的愿望并未实现，

不得不在武汉滞留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期间拍摄了一批令人难忘的纪实照片，生动地记录了1938年国共两党合作、台儿庄战役以及武汉保卫战的很多历史画面，这是一批珍贵的历史图片。

第一次见到邹宁远和倪慧如夫妇，就是在参观卡帕图片档案的那天下午。在此之前，我偶尔读过一篇有关他们的书评，由是对两位作者产生了敬意和好奇：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两位台湾出身的旅美华裔科学家，历尽十年，八方求索，最后完成一部与科学无关的书稿？书名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说起来，这是一本很不寻常的书，它其实在我们记忆的荒漠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将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名字——那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和继而奔赴抗日战场的外国人——永久地铭刻在后人的心中。

西班牙国际纵队里居然也有中国的志愿者？这件事闻所未闻。

读到了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第一版著作（繁体字版，原书名《橄榄桂冠的召唤》）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国际纵队里曾经活跃着一批华人志愿者。这些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20世纪30年代那场惨烈无比的反法西斯战争，其中几位幸存者后来回到中国，旋即奔赴延安，参加抗日。也是从这书里，我才知道，像卡帕、伊文思以及白求恩那样从西班牙战场转战到武汉或延安的外国志愿者，其实不在少数，这些国际主义人士——尤其是欧洲、印度、印尼的医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有贡献，但除了白求恩和伊文思，其他的名字我从未听说过。惭愧之余，我心中也升起一些疑问：为什么事隔八十年之后，才有人把这些故事发掘出来，整理出版，将那些英烈的名字载入史册？这里让人诧异和不安的是，为什么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不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学家，而是两位与史学界毫无瓜葛的旅美华



人，是不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出了大问题？

经过摄影评论家鲍昆先生以及各方人士的努力，现在《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简体字版终于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使国内读者有机会对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当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四处猖獗的时候，当欧美各国的法西斯主义再次抬头的时候，我认为，这本书具有警醒人心的意义。

倪慧如和邹宁远这两位作者为了探寻国际纵队里的华人志愿者的踪迹，曾多次自费旅行到荷兰、法国、捷克、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他们也来到中国，走访这些人中的幸存者、遗孀和朋友。两位作者一共考察了十三位有名有姓的华人志愿者的生平故事，非常遗憾的是，还有几十位奔赴西班牙战场的华人志士，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甚至蛛丝马迹。不过，即使仅仅读这十三个人的故事，也足已让我们对这批国际主义战士生出无限的敬仰。这些中国志愿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中有从中国出发的，也有从法国、荷兰出发的，还有从美国出发的，来到西班牙之后，被分配在不同的国际纵队，与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并肩战斗。一个名叫陈文饶的广东人，从纽约来到西班牙，加入林肯兵团。这个快乐的小伙子在战场上受过伤，他战死在西班牙的时候，年纪还不满二十五岁。四川人谢唯进——化名林济时——西班牙内战爆发时，身在瑞士，他当时已在英法德几国留学和工作了十七年。谢唯进把年幼的儿子托付给身边的朋友，从瑞士来到西班牙战场，进入了奥地利军团机关枪连，担任士官。战败后，谢唯进被关进法国的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返回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从事秘密地下工作。其实，像有陈文饶和谢唯进这种经历的人，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并不少，他们都是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

在内战的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共有四万多名。他们来自五十三个国家，言语不通，肤色不同，但是为了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为反法西斯事业走到了一起，一起流血，一起牺牲。这些志愿者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在历史中熠熠生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令人惋惜的是，“二战”和冷战造成的阴影，竟使西班牙内战的重大意义始终未能突显出来，也对我们了解国际纵队的志愿者和法西斯的历史造成一定的影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凡是进过国际纵队林肯军团的幸存者，后来都被视为共产党赤色分子。虽然“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但在“二战”期间，从林肯军团退役的老兵在美军服役时，始终受到排挤和监督，许多人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还遭到政治迫害，影响终身。《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小细节：60年代有一位西班牙青年，由于他卷入秘密地下组织，反抗佛朗哥统治，身份被暴露以后，一度逃往海外，来到美国。这个青年到了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当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的成员，几个星期后，他找到一位名叫约翰的前林肯纵队的志愿者。见面时，他发现约翰眼里充满了压抑和恐惧，这与他在西班牙从事地下秘密工作时经常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不由得感到十分震惊。不仅如此，见面后约翰对他的反应相当冷漠，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要来找他，后来经过了几个晚上的长谈，两人之间的误解才得以消除。

人类历史上战争频发，内战无数，但只有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才如此震惊了全世界，来自五大洲的进步青年、工人、医生、作家和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前线，去援助在法西斯暴力摧毁之下的西班牙共和国。海明威、奥威尔、卡帕、诗人奥登以及白求恩都在其中，他们是一些我们熟悉的名字，但还有更多的名字我们并不熟悉。多数的志愿者平生第一次拿起

枪，在苏联教官的指导下，与装备优良的国际法西斯联盟进行抵抗。可以说，发生在西班牙的那场战争既是一个国家的内战，也是一场全球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因为在当时，威胁西班牙共和国生存的力量不光是西班牙的佛朗哥叛军，而且还有扶植佛朗哥右翼势力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些法西斯政权出动了近十万官兵，使用最先进的战争机器，在西班牙预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他们在这里首次使用了飞机轰炸坦克的战术，发明了对不设防城市的反人道的大规模轰炸——这种地毯式的摧毁性的空袭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毕加索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创作的大型画作《格尔尼卡》，就是对纳粹战争机器的一个强烈的抗议。格尔尼卡——这个西班牙的巴斯克小城——在纳粹德国的地毯式的空袭之下，遭到了彻底的摧毁。1937年，毕加索受到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区创作一个巨幅壁画，《格尔尼卡》应运而生。令人感慨的是，在长达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直流亡海外，直到1981年才返回西班牙，在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安家。多年前，我来到这个博物馆的《格尔尼卡》展厅，在那里徘徊良久，看到了毕加索当年为准备这件作品时画的五十多幅素描小稿，又一次深切体会到西班牙内战给人们留下的伤痛记忆。

西班牙摆脱君权统治，首次建立西班牙共和国，是很晚的事，发生在阿方索十三世退位的1931年。在当时，西班牙共产党和社会党赢得了国会的多数席位，新政府实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但在1933年国会改选时，右翼保皇派掌握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新上任的政府对工人罢工

展开了血腥镇压，死伤下狱的工人民众达几万人。然而在 1936 年再次改选时，情况又发生巨变，共和党左派、社会党以及共产党组成的联合阵线在西班牙议会选举中大获成功；左翼政权上台后，特赦了所有的政治犯，加速土地改革，推广全民义务教育，企图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这些改革动摇的是旧日的权贵，教会势力、右翼长枪党和遗老遗少的特权，引起了特权阶级的恐慌，最后导致佛朗哥将军在 1936 年 7 月发动了法西斯政变。

西班牙内战的前前后后真是一言难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子里，民主和自由的呼声主要发源于左翼阵营，在很多国家，右翼法西斯是压制民主和自由的力量，这和“二战”后由于冷战所形成的世界格局完全不同。当佛朗哥为推翻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西班牙共和国，联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镇压本国人民的时候，欧美国家不仅一味姑息佛朗哥，并且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军事干预袖手旁观，同时，英法签署“不干涉协议”。美国政府的中立，客观上只对西班牙共和国一方实行武器禁运，而美国的石油企业、汽车公司和军火商却为佛朗哥运送了大量的汽油、卡车和弹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班牙共和国的民众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仅仅得到苏联、墨西哥和国际纵队志愿者的帮助，以及各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道义支持。

德意两国参战西班牙犹如拉响了警笛，很多人对法西斯的对外扩张产生警觉，预感到世界大战可能会再次来临。加拿大的胸腔医生白求恩当时敏锐地注意到：“法西斯从德国和日本开始，现在已经到达西班牙，他们无所不在。如果不在西班牙把他们阻挡下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屠宰场。”1936 年，白求恩毅然放弃在加拿大行医的优厚待遇，不远万里赶到马德里，为国际纵队组织流动输血队；几年后，他又不远万里转战到中国，率领加拿

大和美国医疗队参加这里的抗日，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从小就会背诵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但毛泽东为什么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我其实没有真正懂得，今天才有所领悟。《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作者还告诉我们，像白求恩一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后来又转赴中国抗日的外国志愿者，还包括印尼华裔医生毕道文、德国医生白乐夫、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印度医生爱德华等二十多位医生和护士，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会让读者看后唏嘘不已。

我相信，读者可能更感兴趣了解有关国际纵队里的中国志愿者的故事。这些人从哪里来，后来上哪儿去了？他们当中有些人的经历非常奇特，比如像大字不识的刘景田和他的工友张瑞书，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欧洲协约国从山东招聘到法国，加入了将近二十万人的华工队伍，为协约国最后赢得“一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绝大部分华工被遣送回国，少数人留在欧洲，刘景田和张瑞书成为法国雷诺汽车厂的工人和工会组织者。西班牙内战刚一爆发，他们就报名上了前线。

另一批华人志愿者是有长期留学和在海外工作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在这里，我不能不提一下湖南人张纪。张纪从上海复旦中学毕业，1918年赴美留学，他先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随后转入明尼苏达大学读矿冶工程，大学毕业后在奥立佛矿场公司找到一份工程师的位置，一心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1929年10月，华尔街的股票市场突然崩盘，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同时也将张纪的美国梦打个粉碎。《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作者发出如下感慨：“本来他是一个往上爬的中产阶级，然而工厂一张薄薄的解雇单，使他一夜之间跌落成无产阶级，像千百万失业者一样，他尝到了饥饿寒冷的滋味。”几年后，张纪毅然决定参加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当时

很多美国人不顾政府的警告，冒着诸多风险跑到西班牙参加林肯纵队，这些人在大萧条的经历和张纪很类似。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也对两位作者产生了更多的好奇。在纽约那次“中国与西班牙”的会议碰面之后，我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2011年的夏天，准确地说，是在6月22日。那天，我忽然收到倪慧如的电邮，她写道：“宁远昨日启程，已抵达希腊。过两天，他们要与其他船只会合，组成‘国际自由船队’向加沙挺进。我自己留在美国。船上的人面对真实的危险，但他们下决心挑战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我当时在北京，发现邹宁远参加的那次行动在国外媒体上有大量的报道，但国内并没有传播。三十四名有良知的美国人——包括著名作家爱丽丝·沃克尔（Alice Walker）以及一位八十六岁高龄、“二战”时进过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不顾美国政府和希腊政府的阻挠，与二十个国家——西班牙、加拿大、瑞士、爱尔兰等——的十一个船只联合行动，试图突破以色列政府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封锁。邹宁远所在那条美国船名叫“无畏的希望”（讽刺地借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上面载着上千封美国人民写给巴勒斯坦人民的信。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为宁远的人身安全捏了一把汗，因为前一年冲击加沙封锁线的那次“国际船队”的行动中，就有九人在以色列特种兵的暴力下丧生。后来得知，希腊当局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在海上劫持了“无畏的希望”，不仅扣押了船只，还对船长提出了法律诉讼。那次行动没有获得成功，但幸而也无人丧生。

我不由猜想，倘若倪慧如和邹宁远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无疑是最早报名参加国际纵队的华人志愿者。

## 简体版自序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就要跟大陆读者见面了，我们满心喜悦和感念。这一段被遗落的历史，七十六年后香醇依然，对中国人有一层特别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当中国在日本法西斯肆虐下挣扎时，居然有中国人志愿前往西班牙抵抗德意法西斯，他们散发“四海一家”的情怀，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谁说中国人真的只扫自家门前雪？

历史唤起我们的记忆，早在1868—1878年古巴独立战争，就有上千名华人参加；1917年俄国大革命，华工参加红军人数高达数万人。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华人的参与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活在我们的心中，不经意地影响了我们，历史又从我们的所作所为活现出来。当遗落的历史不再蒙尘时，我们不但找回了过去，也孕育了未来。

《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的出版，得力于许多朋友、媒体和团体的推动。2001年这本书的繁体版《橄榄桂冠的召唤》由陈映真的人间出版社在台湾问世后，同年美国海鹦基金会（Puffin Foundation）邀请我们在纽约办了一场幻灯演讲，让美国人一睹中国志愿军的风貌。李兆良、徐祁莲和几家中外报社先后撰文介绍此书。2004年美国《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杂志出版“西班牙内战”专辑，刊登了我们的论文《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一个报告》。2006年在西班牙萨拉曼卡（Salamanca）举行的国际志愿军参战七十周年纪念会上，我们发表了《参加西班牙内战国际志愿

军的亚洲人》。2009年初北京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 de Pekin）邀请我们到北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研讨会，会议主持人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教授 Laureano Ramirez Bellerin 推介我们这本书，并且透露已经开始翻译西班牙语的计划。西班牙的《先锋报》（*La Vanguardia*）、埃菲通讯社和新华网等媒体都有专题报道。同年年底西班牙的亚洲之家（Casa Asia）邀请我们到巴塞罗那演讲，并且安排了整天的媒体访问，经由《国家报》（*El Pais*）、《先锋报》、*AVUI* 等媒体报道，中国志愿军的故事便在西班牙流传开来。2011年幸运悄悄来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禾看到网站上徐祁莲教授写的书评后，找到了我们去参加她召集的座谈会“中国与西班牙，1936—1939：罗伯特·卡帕与全球人民阵线”。刘禾希望我们这本书能够在大陆出版，于是建议与会评论家鲍昆接洽，不久便获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肯。我们衷心地感谢鲍昆、刘禾和徐祁莲，因为他们的关心和努力，使得大陆读者能够分享这本书。我们很高兴刘禾教授在执教繁忙中拨冗为简体版写序，在此深表谢意。我们还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凌志和北京一石文化马健全、王虎的编辑工作，使得出版圆满完成。

2012年3月



## 前言

当朋友们知道我和宁远在寻找参加西班牙内战（1936—1939）的中国志愿军，总会不解地问：“为什么？”被我们访问的当年参战的欧美老战士，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也都好奇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两个学科学的，竟然被半个世纪以前发生在西班牙的历史给神秘地吸引住？

可是，怎可能不被它牢牢地吸引住呢？那是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它呼风唤雨，曾经让毕加索的画笔愤怒，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让加缪的心口淌血，让全世界四万多男女老少志愿去西班牙，像《圣经》里善心的撒玛利亚人，把被法西斯击落在地上呻吟的陌生人搀扶起来。

第一次知道有中国人参加西班牙内战，是十多年前从一本英文册子里瞥见的。那是美国志愿军在1986年出版的参战五十周年纪念册。随意浏览密密麻麻的美国战士名单，却没料到三个类似中国人的名字竟然蹦出眼前！他们是谁呢？为什么他们会去西班牙参战？他们是从哪里去西班牙的？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的中国人参加吗？到底一共有多少中国人参加？于是我们便开始寻找起来。

找时才发现，哪里有路？虽然全世界有关国际志愿军的书很多，但是关于中国战士的记载却难觅片爪鳞迹，于是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访问欧美老战士的口述历史上。果然发现了美国老战士 Kenneth Graeber, James Persoff,